

新作聚焦

《江山胜迹：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》： 揭示风景背后的人文记忆

张鹏禹 曹晶

哪些地理空间经过历代文人墨客的书写成为“胜迹”？风景如何昭示属于中国人的人文精神？如何为风景的观看增加历史、艺术的维度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江山胜迹：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》（下称《江山胜迹》），对这些问题作出了回应。该书汇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、艺术史与中国史领域5位知名学者的5篇专题文章，分别从一台（金陵凤凰台）二山（泰山、天台山）二城（洛阳、建康/金陵）入手，深入探讨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，为我们了解名胜古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提供了新视角。近日，我们对该书主编高伟进行了专访。

写作不仅呈现胜迹，而且参与了对胜迹本身的创造

问：请介绍一下《江山胜迹》书名的由来。从这个角度切入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，能打开哪些新的阐释空间？

答：《江山胜迹：人文风景的建构与传承》的书名出自孟浩然的“江山留胜迹，我辈复登临。”（《与诸子登岘山》）“胜迹”一词历史悠久，指涉广泛。提到“胜迹”，无论是一处碑刻，还是一座都城和名山，都与写作，尤其是与文学创作密切相关。因此，书中收录了我关于凤凰台题写、陆扬教授论天台山和田晓菲教授关于营造建康的文章等，只不过这些文章提出的问题和论述的方法，又不同于文学。例如，天台山是怎样从人迹罕至的地理“空间”（space）转化为一个人文风景学意义上的“地方”（place），又如何成为一座宗教名山？关于金陵凤凰台的诗歌和图像为什么在遗址失考、甚至面目全非的情况下，反而蔚为大观？南朝的建康城如何通过诗赋的书写被“营造”成“江南佳丽地，金陵帝王州”？这些问题拓展了文学史的视野，涉及更广泛的文化现象。我们想要说明的是，写作不仅呈现胜迹，而且参与了对胜迹本身的创造，并由此塑造了后人对胜迹的感受、想象与历史记忆。这些现象应该在文化史的视域中做深入考察。

问：地理空间如何成为承载历史、文化以及个人或集体记忆的载体？

答：人文风景不只是自然景观，也承载着个人感受与集体的文化记忆。李白《登金陵凤凰台》就是一个例子。其中写道：“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一（又作‘二’）水中分白鹭洲。”这是他从凤凰台上看到的江面风光。但五代时期凤凰台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，江景不复可见。白鹭洲也逐渐与江岸融为一体，变得有名无实。可是，李白在诗篇中定格下的那一刻并未自此消失。恰恰是在凤凰台的景观不复存在或面目皆非的情形下，后世的诗人词客反而大写特写。不分别为的，正是为了将李白笔下的凤凰台风景重构出来并复现于当下，为了在时间之流的裹挟中继续保有那个被李白的文字所“赋魅”的世界。

与此类似，在明末以降的绘画中，白鹭洲依然故我，三山被转化为地标性的符号。它们不再是眼前看得见的风景，而是缘起于李白诗篇的视觉“典故”，是写上了集体记忆的江山胜迹。千载之后，重读此诗，我们不仅有感于白鹭洲的沧桑之变，还会因为“吴宫花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”的往事成空和遗迹无存，而更加珍惜李白留下的文迹，并从中唤起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的历史感与生命意识。

问：如何理解该书的“人文风景”这个概念，它和西方的“文化风景”有何异同？

答：“文化风景”（cultural landscape）一词源自16世纪欧洲风景画，1908年德国学者奥托·施吕特将其发展为学术概念。他认为风景可以分为两类：一是原初风景，二是文化风景。美国学者卡尔·索尔进而指出，文化风景是文化群体对自然风景加以形塑的产物。文化是动因或施动者，地理环境是媒介载体，构成了可供人类铭刻或题写的物质表面（inscribed surface）。文化风景的概念普遍见于地理学、生态学和文化遗产学等学科，并且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提供依据。

“人文风景”与文化风景有重叠之处，但凸显了人的中心作用，而且对“文”的理解也更具有中国文化的特点。《周易》中说：“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”“止”本义为“足”，与人的践行、行止相关联。所谓“人文”泛指人的活动在地理和物理空间中留下的标志和印迹，包括文字书写和各式各样的图示符号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人文风景”的“文”与“江山胜迹”的“迹”是有交汇的，但又并非所有的迹都足以称文。“文”可以说是高度图式化的“迹”。“文”与“迹”相互交叠，各有侧重，共同指向人类的铭刻标记行为及其结果。这些行为不仅包括书写、绘画，也体现为建筑、都城设计与人文景观的整体营造。它们以各自的符号系统与媒介手段为凭借，赋予物理空间以社会人生的内涵与富于意义感的形式，并将其纳入了文的普遍秩序。

人文风景是寄寓于天地间的“无尽藏”

问：在古代，构建人文风景的主体只有士人阶层吗？大众在其中发挥了哪些作用？在当下互联网时代，人文风景是否仍处于建构或再建构的过程中？

答：人文风景是寄寓于天地间的“无尽藏”，也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。古往今来，围绕着那些堪称胜迹的地点，产生并积累了丰富的口头传说、曲艺和戏曲表演、诗话小说作品，有的事出有据，有的则子虚乌有，未必都出自文人之手。前人修建黄鹤楼以纪念仙人驾鹤离去，这一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，同样也不限于文人雅士的圈子。

此外，人文风景的建构形成了一个动态和开放的过程，对胜迹的解释因此往往横逸斜出。胜迹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，新修的纪念性建筑，替代了消失的遗迹；同名黄鹤楼，这不同的建筑屡经兴废，不仅楼的样式各不相同，连坐落的地点也游移不定；随着时光的流逝，

当年凤凰台上遥想凤凰的李白，“加入”甚至替代了凤凰，变成了后人追忆和致敬的对象。

从历史上看，胜迹的创造原本就涉及多重媒介，是跨媒介的产物。像杭州的西湖十景，不仅出自景观的创造，还包括诗文的营造、戏曲小说的参与。年画、版画、地图和西湖游览图等各类图像书的生产复制，更是层出不穷。而每一个媒介的加入，都是对胜迹的一次重构。今天的互联网为多媒体互动整合提供了跨越时空的平台，对我们来说，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这些综合性的技术。在这方面，《黑神话：悟空》是一次出色的尝试。

展开双臂，拥抱那江山胜迹所承载的无比丰厚的历史文化记忆

问：古人有这样的说法，“亦欲使久而不可废，则莫于文字之垂信”，如何理解文字书写对保存胜迹所发挥的作用？

答：这句话出自滕子京写给范仲淹的一封信。他的看法具有普遍性：岳阳楼只是一个物质的躯壳，需要名家的题写画龙点睛，为其赋予精神内核。精神固然也需要载体，但作为物质载体的建筑总难免是短暂而脆弱的，无法逃脱建而复毁的命运。因此，唯有文字筑造的岳阳楼，才能超越物质载体的局限，克服时间的腐蚀而获得不朽。他说的不朽属于岳阳楼，也属于题写岳阳楼的作者。千百年后的读者，不仅因为《岳阳楼记》而认识了岳阳楼，更因为《岳阳楼记》了解了范仲淹，并与他的灵魂产生共鸣。

滕子京的这句话还有另一层含义：被书写过的楼宇，名播天下，即便倒塌之后，也会被重新修建起来，不至于永久性地为废墟而被人遗忘。这无疑让我们看见了文字的魅力与能动性。

但这说法也需要补充，因为书写与胜迹原本是密不可分的。它们在不同的意义上形成了相互塑造的关系。历史上的黄鹤楼重建过多次，风格各异，地址游移。它们之间的同一性，及其历史记忆的连续性，不依赖于建筑本身，而主要是靠书写与命名来建构并维系之。

此外，前人访寻胜地，可以在现场的墙壁、楼阁及其题诗板上，读到历代题写胜地的诗文。滕子京修建岳阳楼，便荟萃了题写此楼的古今名篇，又致信范仲淹，邀请他写《岳阳楼记》，以总其大成。因此，精神与躯体的那个比喻也可以这样来解读：岳阳楼变成了一座承载历史记忆的诗文之楼，堪称一部化身为建筑或以建筑为载体的岳阳楼诗集。

问：作为普通游客，这本书对我们观览胜迹、旅游参观提供了哪些启示？

答：观览胜迹本身可以说是一个广义的“阅读”行为——我们要学会读建筑、读诗文、读图像，读风景中的历史和景观背后的制度、信仰和习俗；我们要学会从一处江山胜迹的所在，获得此时此刻亲临其地并触摸过往的在场体验，同时调动起我们全部的知识储备，去深度解读风景所蕴含的生命感受与人文价值，并且展开双臂，拥抱那江山胜迹所承载的无比丰厚的历史文化记忆。

（来源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）

书屋杂谈

古人看重过春节 ——悦读《春节杂记》和《春节琐忆》

湘斌 柯云

古人如何过春节？从清末慈利土家文豪吴恭亨的《春节杂记》和慈利籍南北大仗杜心五的《春节琐忆》等资料中得知，前人非常重视春节。笔者出于好奇，弄清古人与春节的关系，也许对现代年轻人有益。

过年是人类生活中一件大事。上至宫廷官邸，下到平民百姓，习俗众多，年味浓厚。《宛署杂记》中还记载了明代正月赏灯会、走百病的活动，走百病是一种祛病强身的习俗。清人查慎行的《凤城新年辞》云：“巧裁幡胜试新罗，画彩描金作闹蛾。从此剪刀闲一月，闺中针线岁前多。”便写出了在休闲的春节期间，农家女子们飞针走线为家人赶制新衣的热闹情景。

一、祭灶神。民谣曰：“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。”说的是每年腊月二十三、二十四要进行祭灶和扫房子这样的民俗活动，以此迎接新年的到来。传统上多将腊月二十三视为过年序幕的拉开，被称为“过小年”（因为正月初一俗称“过大年”）。过小年的标志性民俗活动是祭灶。民以食为天，中国先民很早就有灶神崇拜，在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，人们将“吃”视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。旧时人家灶间都设有“灶王爷”的神位，并在其神位两侧贴一副对联：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。”腊月二十三这天，人们要给灶王爷敬香，并供上用饴糖和面做成的糖瓜。按照“官三民四”的说法，官府祭灶在腊月二十三，民家祭灶则在腊月二十四。祭完灶后，家家户户还要扫房子“掸尘”，因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，新年到来之际扫尘有“除陈布新”的含义，可以把一切霉运、晦气统统扫出家门。

二、放年假。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放假。唐代法律规定，每一年的元日、冬至、清明三个节日都要放假七天。到了宋代，休假制度更加完善，春节法定的休假天数依然是七天，另加元宵节放假三天。那些因公务无法休息的人，虽无明文规定的加班补助，但通常会得到丰厚的赏赐。

三、守岁夜，迎新年。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，这在魏晋时期就有记载。晋人周处《风土记》中说：“蜀之风俗，晚岁相与饯问，谓之饯岁；酒食相邀为别岁；至除夕达旦不眠，谓之守岁。”除夕晚上，一家老小熬年守岁，欢聚酣饮，共享天伦之乐。次日即正月初一，要把祖宗牌位供在正厅，除在中堂、祠堂祭祖外，也有上坟祭祖的。春节早上，家家户户必放爆竹。据说，放爆竹是为了驱鬼避邪。《清嘉录》卷一云：“岁朝，开门放爆竹声，以辟疫疠，谓之‘开门爆竹’。”

四、拜年与祭祀。春节里的一项重要活动，就是到亲朋好友家祝贺新春，旧称“拜年”。拜年之风，汉代已有雏形，唐宋之后十分盛行，有些不必亲身前往的，可用名帖贺。东汉时称为“刺”，故名又称“名刺”。明代之后，许多人家在门口贴一个红纸袋，专收名帖，叫“门簿”。南宋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中描写了宋代拜年情形：“士大夫皆交相贺，细民男女亦皆鲜衣，往来拜节……家家炊爨，笑语喧阗。”此外还有一项重要活动，就是折财。无论是商店店铺，还是普通家庭，过年期间都要举行祭财神活动。祭品要用丰盛的荤菜，至少要有八大碗，祈望新年发大财，添寿增福。

五、闹春。在古代，春节期间，大街上会出现游行的队伍，有点类似于国外的狂欢。而且各朝代各地区都不一样，由于地方和民族的差异，各显神通。如踩高跷、玩龙灯、跳绳、拔河、玩木偶、打三棒鼓、打渔鼓、打花灯等等。人们把这种活动称为“闹春”。如今，各地正月十五的“踩街”活动，也正是“闹春”的继承和发展，也叫“闹元宵”。

书里书外

趣谈春天的称谓

湘斌

美好的春天除了通称新春之外，还有许多雅称和别名。如韶节、阳节、天端、东节、东陆、兰时、阳季、泰春、华节、良辰、望杏、花月、古春、软节、迟日等。古人还根据节气、农事等，将正月称为孟春、早春、首春、初春、上春、首阳、元阳、春王、正阳；将二月称为仲春、酣春、大壮、中和、仲阳、阳中；将三月称为季春、暮春、三春、杪春、春杪、晚春、未春等。更令人鲜知的是，还有八个美称：

青春：春天万物复苏，到处绿意盎然，因此古人呼春天为“青春”。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：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。”此处的“青春”非指年龄，而是通过描写草木青葱借指春天。

艳阳：春天阳光明媚，艳丽明媚，故又称为“艳阳”。南北朝诗人鲍照《学刘公干体》诗云：“艳阳桃李节，皎洁不成妍。”宋朝著名词人柳永在《长寿乐》词中写道：“紫红嫩翠，艳阳景，妆点神州明媚。”清人孔尚任的《桃花扇·访翠》中唱道：“对三月艳阳之节，住六朝佳丽之场，虽是客况不堪，却也春情难按。”

青阳：春天亦有“青阳”之雅称，语出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春为青阳。”郭璞注：“气青而温阳。”乐府诗集《青阳》中云：“青阳开动，根荄以遂，膏润并爱，跂行毕逮。”孟浩然在《岁暮归南山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白发催年老，青阳逼岁除。”抒发了诗人不愿以白衣终老却又无可奈何的复杂情怀。陈子昂《感遇》一诗与此类似：“白日每不归，青阳时暮矣！”

芳春：春季绿草萌芽，百花吐芳，古人又将春天称为“芳春”。晋人陆机在《长安有狭邪行》中写道：“烈心厉劲秋，丽服鲜芳春。”唐代诗人陈子昂《送东莱王学士无竞》诗中有“孤松宜晚岁，众木乃芳春。”

苍灵：古代中国神话中的五天帝之一，是位于东方的司春之神，古人遂将“苍灵”作为春天的借称。《文选·颜延之》中载：“春官联事，苍灵奉涂。”（李善注：“苍灵，青帝也。”）

阳春：有句成语叫“阳春三月”，“阳春”就是古人对春天的称谓。此语出自《管子·地数》：“君伐菹薪，煮泔水为盐，正而积之三月，至阳春，请籍于时。”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：“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。”抒发了诗人对春天的热爱。

三春：唐代诗人孟郊在《游子吟》一诗中写道：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诗中的“三春”指的就是春季。古时，人们以农历正月为孟春，二月为仲春，三月为季春，简称“三春”。

九春：按民间习俗，十天为一春，春季共有90天，故春天又称“九春”。诗人阮籍留下了：“夭夭桃李花，灼灼有辉光。悦泽若九春，馨似秋霜”的佳句。（张铣注：“春，阳也；悦泽，故云九春。”）

这些“别名”和“雅称”从不同角度生动地传达了人们对于春天的感受和看法，丰富了春天的内涵，也增添了汉语文学的宝库，记载了春天的文化意义和知识传承。

《烽火征程：父亲的抗战记忆》上线

通讯员 屈清洋

日前，由覃正波（笔名“武陵孤雁南飞”）创作的纪实作品《烽火征程：父亲的抗战记忆》已在番茄免费小说平台正式上线。该书以其父亲、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籍抗战老兵覃湘的真实回忆录为蓝本，讲述了一位普通战士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热血抉择与烽火人生。

覃湘出生于1924年8月，是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中湖乡檀木岗村人，也是当地最晚被发现的抗战老兵。15岁时，他怀着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信念参军，先后参加长沙会战、常德保卫战、石门保卫战等关键战役，在战场上与战友出生入死，亲历了抗战时期的残酷与荣光。

2016年，92岁的覃湘定居市区女儿家中，仍珍藏着当年的勋章。2017年，93岁的他虽腿脚不便，见到慰问人员时仍坚持敬军礼，提及牺牲战友时不禁泪下——这些细节，都成为书中鲜活的历史注脚。

作者覃正波系覃湘之子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张家界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、毛泽东文学院第17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学员、湖南省作家协会第九次会员代表大会代表。2015年开始创作，在《青春》《散文百家》等纯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、诗歌、散文计90万字。在番茄、起点中文网、七猫中文网等平台发表5部计700万字的网络小说。主编纯文学网刊《澧水之水》《文学湖湘》《湘北文学》。

覃正波长期关注家乡抗战历史与老兵故事。此次，他整理父亲的口述回忆录，耗时数年精心打磨，希望通过父亲的个人经历，让读者触摸到抗战年代千千万万无名战士的共同记忆。书中不仅记录了覃湘的从军历程，更穿插当地慰问抗战老兵的真实场景，让个体故事与时代背景交织，成为一份兼具个人情感与历史价值的“民间抗战档案”。

目前，该作品已在番茄免费小说平台开放免费阅读，读者可通过扫描作品二维码或搜索笔名“武陵孤雁南飞”获取内容。这不仅是对一位抗战老兵的致敬，更期待借此让“铭记历史、珍爱和平”的信念，通过文字传递给更多读者。



1月8日，一名参观者在特色图书展台前阅读书籍。

1月8日，2026北京图书订货会开幕。本届订货会以“谋新篇 开新局 启新程，续写出版行业新辉煌”为主题，共设立十余个专题展区，并设立跨界文化产品展区。展览总面积5万平方米，展出图书40万余种，参展商700余家，展台数量2700余个。

新华社记者 潘旭 摄